

^ 16  
2763  
5



門 八 18  
號 2763  
卷 5

清江楊忠節公遺集六卷

四書文卷下

致知在格物

大學之言致知求之可見以為功者也夫冥心以求知去  
知愈遠一言在格物而虛無之學黜矣今夫舉其大意示  
之以端無務為其苦難苟有得而已焉者此小學之事也  
大人之學則必致詳而務實是故致知之所在可得而言  
之矣蓋凡却物以為知者皆從夫知之初體與知之轉境  
而為言者耳知之初體未及乎物故不言物知之轉境蓄  
物甚多故欲謝物今日致知是其出而就功必盈其量者



矣。然而今之學者退則守其童蒙之心，進而躡為聖人之論，而忘其學問之所有事，豈理也哉？故吾一言斷以持之，曰：致知在格物。物必有兩，有兩則必疑，疑則不得不以吾精詳之心，致辨於彼而求通之也。觀夫至聖之能，極乎制器，絕人之悟，流於象占，而知我之所疑，皆可得而取其信矣。彰察寄諸動履，是非辨諸雜撰，不其然乎？物號為萬，至萬則已賤，賤故可得以吾神明之權，厲加於彼而大治之也。觀夫時教之業，細及操弦，居息之功，泛及雜服，而知我之所賤，皆可得而章其貴矣。我有知以勝乎萬物，而入乎其羣，萬物各有我之知，而即求之於其處，豈為鶩乎？且所

謂道者，不易成之名也。既有其義矣，而又必有形以見之。質以憑之名，以命之數，以紀之數者，一之未備，是猶未可定之為道也。未可定之為道，則雖幽微之悟，悉通其義，亦安可定之為知也哉？古人之致知，幾幾乎其於形質名數之末，求之不已者，亦期得乎其定，是道者而居之耳。抑所謂學者，不易終之事也。既求之心矣，而又欲使之不惑於耳，不疑其目，手亦能習其事，口亦能舉其名，數者一之未能，是猶未得全乎其為學也。未得全乎其為學，而此區陬之識，孤處於心，又安得全乎其為知也哉？古人之致知，實實然於其口耳手目之官，役之殆遍者，亦務為其學之全。

格致論

卷一

者。而。稱。之。耳。惟。古。人。之。於。知。自。非。有。迹。但。觸。目。必。無。有。其。不。識。之。物。惟。古。人。之。於。物。自。不。喪。志。但。冥。心。必。無。有。可。據。之。知。致。知。在。格。物。此。之。為。大。學。之。道。也。

後二比說得冰解的破直可奈入或問九條

康誥曰克明德

取周之言明者以立說則將自近始矣夫言克明而先之周誥此有由始也亦以為取法於近猶學之事焉耳今學者將以恢宏至道因其成文而師之則必其近於古者而後可以為示法之始故義莫備於周云周先王之為法其道本於攷德正使人莫不集其力以自勉則庶乎後人之必從事此也而由今稽之先王非獨以明人為也其一時稱說雖子以述父兄以詔弟往往不失建學之意焉何以明其然也昔寡兄之告孟侯曰克明德夫古人之為此言也豈獨其迹耶則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蓋稱前人以

告厥後者必使不致疑於所從來而後徵吾說之不惑夫  
 傳聞之事人所疑也與之言所見焉則信矣抑設法以御  
 下者必使不致難於所得為而後恃先得之足監夫不世  
 之術人所難也與之言所勝治焉則易矣是故最諸文  
 考以尊從來之端則事徵於能信也且謂人實有德而不  
 以及其子非以彰所親也本之明以爲紹衣之質則業深  
 於內治也且謂前人爲之而子不克荷焉非以敬世守也  
 然則曰明德矣而必曰克者誥蓋有爲言之也今人之道  
 古也往往尊古過甚而必予以自然之名雖其平日深  
 致之功幾無以自見於後世小子聞之何述焉夫文之勝

乎此也亦未可幾矣祇庸自飭即文不樂諱其所勞也此  
 學惟紹庭者見而知之今王者之論治也每取乎盛業自  
 大而不知陳其肇造之由雖其先人用明之性幾無以示  
 惕於康好後之繼之又何求焉夫誥之最乎此也亦致足  
 思矣緝熙敬止即文亦常懼其弗克任也此學惟作求者  
 樂得而道之况明者不明之所生也新邑之不與其爲不  
 明也大矣誥若曰德如文而後爲明之盡也臨保之思其  
 至者矣越在惟君爲長有不共明此意者歟明者又明之  
 所積也艱貞之用其爲光明也危矣誥若曰明如文而益  
 見明之難也敷求之訓其最者矣越在後賢後王有不共

由此道者歟。誦其說以思其故。求其旨而叩其人。吾是以知周之明德遠也。言明者以為近始之端。且以見天子之明之學。一如庶人。雖在近者。一如上古之事云。

處處扼重康誥曰三字獨得劈頭引書之旨文章一道久不敢以形迹遇公矣

大畏民志

知本

觀於其所畏而識為治之本務焉。夫從民志而求之。是以能不肅而成也。大畏之為本。非知務者烏能道乎。今世之為治者。蓋嘗有明慎之辭矣。而究也析律貳端。上下相驅。豈惑於當世之務哉。知名而不察實。非有文德以訓於下也。當是時。吏道雜而多端。非甚武健嚴酷。烏能勝任而愉快乎。乃君子睹此而不勝慮焉。曰。制治之失其本也。民將安仰哉。夫民實有志矣。吾法所能勝者。人亦何憚乎。違之迫事在心。意之間。而法有不足懼者矣。即勤百姓以為己名。甯有冀乎。抑吾明所能察者。人亦不得已而避之。迫功

在神明之際。而明有不能詳者矣。卽審固其力。以役上令。曷足貴乎。故吾所謂無訟。將在乎有以大畏之爾。夫威立。而民不知止者。非盡長吏之過也。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寡非盡寬和之效也。然而君子之求於民者。恒在此不在彼。將何德之務歟。蓋我厲其節。民亦將有以自厲也。義立於上。則飭文者思懼矣。抑我謹其微。民亦將有以自謹也。行修於內。則不善者知惕矣。然後知畏志者。天子之明德。所以可得行諸庶人。而庶人所奉以修其身者。也是故天下。不可以無本之治。治也。今夫服人。以誠不以言。誑人以理。不以勢。後世所謂防淫節性之務。勤民無已者。原其初不

過上。所自爲而已。迨上爲之。而民乃爭相倣焉。於是乎始。知有禮義之美矣。顧豈眞力致勢能者哉。且後世所謂端。潔和惠之名。化自近始者。原其初。不過民所自爲而已。迨。民爲之。而上乃因以相勉焉。於是乎有愧厲之化矣。要豈。其執指忘歸者哉。是以古之王者。非能有所特設。以驅天。下也。蓋審民志之所上。而致勅焉。故已之用力也。簡而人。之從化也。博彼文具。煩興人方。皇皇憂之。而不知中之所。恃固足以自立矣。卽古之民。非有所要利於其上也。蓋內。度其情之所安。而勿違焉。故教起於未然而慝止於微渺。彼風俗茂美人方。幾幾乎慕之。而不知始之所求。固已無。

庸議矣。從其所畏以審厥本。是以君子重於其志也。法行而知威者有司之餘事。本正而物理者賢主之上務。誠知乎此。故能上下相親。厥德也不可慎歟。

粘卸聽訟無訟詞旨渾雅紆徐委備浸淫于西京而醜醜出之蓋食古而化者

桃之天天 三節

古之善言治國者備其教於詩矣。夫諸侯以正其國，天子以訓其諸侯，皆有國之事也。然而言宜言法，何其篤於義與。蓋古者列國將有訓，方型俗之事，則必達諸聲歌以觀其時之所為，所謂繫一人之本，形四國之風也。是故方周之盛時，類能率先勤家，以和其民人，而天子復顯德建物，以勸勉臣下。蓋往往致慎宮族之際焉。其流及乎既衰矣，而謹儀敕紀，卿大夫猶以之匡正下國，使後人誦而志之。由今以思，何風之隆也。蓋今之所謂齊家者，其在古人亦曰宜之正之而已矣。明王審微以順分其始也，詳於理順。



達。教。之。治。而。嘉。祥。之。應。逮。乎。庶。人。列。侯。崇。愛。以。宜。民。其。大。  
 者。見。於。譽。命。錫。祉。之。際。而。表。正。之。思。勤。自。下。邑。蓋。嘗。誦。桃。  
 天。而。知。之。夫。詩。之。有。桃。天。文。王。所。自。為。治。故。繫。之。周。以。南。  
 焉。蓋。周。公。所。以。宜。前。人。之。化。也。以。文。王。之。聖。而。得。公。以。成。  
 之。其。於。彰。美。格。典。甯。有。極。哉。而。今。觀。其。言。猶。曰。宜。家。云。爾。  
 豈。篤。於。德。以。正。時。雖。在。岐。雍。女。子。猶。能。習。其。教。與。和。惠。之。  
 節。自。此。始。矣。不。然。公。之。賢。焉。而。不。能。不。致。憾。於。羣。叔。之。命。  
 也。敦。友。生。而。歌。湛。樂。宜。家。固。若。斯。之。難。也。後。之。歌。蓼。蕭。者。  
 意。豈。異。哉。聞。之。燕。饗。有。慶。天。子。所。以。和。甯。諸。侯。而。使。之。竭。  
 力。盡。能。以。立。功。於。國。也。而。先。之。以。宜。兄。宜。弟。者。將。惟。是。樹。

此。微。猷。綏。我。公。族。甯。獨。降。家。人。之。慈。已。哉。且。如。末。世。之。幸。  
 蒙。外。利。刻。責。寡。恩。其。何。以。能。享。有。此。國。也。協。和。友。姓。以。訓。  
 厥。在。下。所。謂。禮。教。諸。侯。而。自。為。正。之。具。基。於。是。與。夫。法。行。  
 自。近。而。義。先。正。己。慎。此。道。也。民。則。而。效。之。又。何。求。焉。則。順。  
 建。德。乃。以。有。極。鳴。鳩。詩。人。所。以。致。懷。於。淑。人。也。且。夫。振。鐸。  
 之。風。既。遠。父。子。兄。弟。之。間。有。爽。德。矣。恩。制。以。權。則。式。功。者。  
 進。彛。叙。攸。秩。則。迪。康。者。眾。不。有。君。子。而。無。以。為。正。也。何。足。  
 法。之。能。為。哉。夫。文。王。受。命。州。伯。而。勤。示。婦。順。以。迄。化。成。迨。  
 其。王。也。子。孫。猶。守。之。以。申。命。方。后。使。毋。廢。宗。盟。爰。及。下。國。  
 之。君。子。猶。有。秉。禮。度。義。之。思。焉。蓋。天。子。以。正。諸。侯。諸。侯。以。

正其國皆自家道始也不然彼獨非為有國者言之乎

錯述詩詞以明正旨則三段自不必連屬然如此  
融化詩意覺天然妙合既非斷章之學復盡詠動  
之趣真讀書有源本者至其附情麗事燦然古藻  
纏綿鬱抑時賢所希有也原評  
以三詩融洽化成一片古文卜子夏序詩太史公  
序儒林其義皆兼之

有德此有人 四句

以一有備眾有而德著於天下矣夫人土財用天下之所  
有也乃羣而奉之君子者何此有德耳今夫計口然後食  
域里以自封閭里之志也視入以為出操贏以制縮司庾  
氏之職業也平天下者豈規營若此哉然吾上下古今使  
其眾未附疆理未究納式重困厥用彌繁則舜禹僅匹夫  
終湯武亦諸侯老耳乃知慎德君子無不有之也天子之  
政教出於明德則有功安身理物其學可以安而及之聖  
人之法應達於中國則有漸廣利究業其道得以徐而致  
之是故不如此而有不可邀也如是而有不可辭也何也

臨政示少。諸侯避之。况有天下者乎。士好遊。民好流。則奈何。夫行義而有成。從之化。豈弟而致親。饗之功。曰有德也。我之所得。則莫不並走其望。司徒協旅。司商協名。姓有未易殫者矣。人不於此有哉。四封而不備。一同諸侯耻之。况有天下者乎。獬而曰侵。微而曰叛。則奈何。夫弼服盡。臣牧之數。職方辨州域之宜。曰此有人也。人之所附。則莫不以外為疆。大者得聖人之化。小者繫賢人之風。又何邇封之有。土不於此有哉。天地之生財也。本不過五。竊其稼果而荒翳之。有天下者之所愀然也。夫原隰沃衍。田有眾著之功。侯甸要荒。邦有方至之義。率是土也。我知出其闢者。並

能裁之以為民利。近者有儉。直之節。遠者無貴異之名。惟正供而非貪也。此之謂有財守。天之聚將施於宜也。宜而不施。聚必有闕。又有天下之所愀然也。工事之能興而庶人。有其職。王制之禮行。而五物有其等。繇是財也。我知御其間者。皆可權以為國用。大則有事於四方。小則賜予其臣子。度支繁而不貧也。此之謂有用。然後知有此者。非驅而來之也。驅而來之。而未必來矣。道統其同。所謂使之求我。而後從之。而已極一時物力之盛。抑此之有之者。不必術而留之也。以術留之。而天下始去之矣。理握其至。所謂不忍去我。而後與之。而正非尋常召應之事故。曰王者得

寬伯者得隘王者得度伯者得計則大小公私之別哉吾願平天下者慎之

經籍之光發為異采豈是人間藻績

生之者衆 四句

財有各得之道平天下者宜知所盡心矣夫生與為道在下食與用道在上非還以各得可言理財者哉今天下人如此其衆也天下財如此其寡也天下事欲疾者反舒舒者反疾也不過一時之君若臣高據於廟堂之上曰惟我所食耳而一二田畷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大享大祭大費往往卒無以應焉然則所謂大道者何山澤之利必盡興與愷悌君子而不詔之祿與作訛成易未至而遂之與供億繁而庶務盡蠲與天下又何賴焉然徒能使苗草不相竊乎能使飢饉不更事乎不能也道固莫大乎尊

地產非生之者則沃土不能為功非盡天下而生之者則  
 沃土瘠土有間仍不能為功也由是乃粒又而爵賞行則  
 生尅之道也饗殮飽而宵旦窮是又天下之大殘也野處  
 而不匿其秀者食之祖識地德者食之施民所好去民所  
 惡者食之匪是則甯寡也而未也土功作師旅行上甚苦  
 事焉民甚苦飢焉可若何必也擊蒿除田寒之待時也挾  
 其槍刈鐻鏹以待時雨且暮若不及也農不敢出疆賈不  
 敢為異事如是者為為疾抑軍國之事之不可已也此事  
 適所願彼飯失其口者矣物力屈而大命泛可若何夫進  
 者為退者所留氣化之行也乘者為除者之緒物理之數

也且迫則物高漸則流永如是者道在舒慄爭奪之端散  
 而寄之夫婦之家顯而攝之庭燎之上培忠信之原必合  
 力乃有分寄之政惟損上乃言益下之事不則野有與草  
 朝有技官或談或歌眾事旁午雖痛哭流涕何益也  
 取材經籍而無襲績之痕非書抄所得藉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中庸明性道教之原以正天下之爲學也蓋學必正其所  
自後可以不惑以性歸天以道歸性以教歸道而中庸之  
統可以萬世共守之矣子思繼孔子之傳而作中庸以垂  
世立教其大義在於明道而大原本於知性以知天乃於  
首章發其旨曰學術之淆亂折於中百家之異同息於一  
使人見性則邪說不敢行也使人體道則僞學不敢混也  
使人尊教則異端不敢侵也今夫性之說始於降衷自人  
以氣質言性善惡雜揉而性幾爲天下晦夫萬物之原出  
於天字字精確天在人之先理者陰陽之性在氣之先本生物者陰陽之氣命物者

太極之理。吾一歸之天命。則知性者。神明之初體。天命善。不命惡。命聖不命愚。而性於是得其正道之傳。始於允執。自人以虛無言道。是非殊方。而道幾為天下裂。夫三才之。中人為尊。天未生人道。在命始。天既生人道。在性初。性具於心。而兼動靜之理。道統乎事。而備剛柔之義。吾一歸之率性。則知道者。人性之自然。性本健。而率之以易。性本順。而率之以簡。而道於是得其正。教之統原於物。則自家異。尚人異學。各立一教。分岐而教。始為天下病。夫萬民之覺。開於聖代。天則欲繼天之功。盡性則欲極性之量。憂一時之不悟。立政以教。一時憂萬世之不明。著書以教。萬

世。吾一歸之修道。則知教者。大中不易之矩。一人明道。則教化與天下尊道。則風俗一。而教於是得其正。知性之所謂人當思。所以合天。知道之所謂人當思。所以復性。知教之所謂人當思。所以盡道。能體道。則能見性。能見性。則能達天。能達天。則能至命。堯舜湯武以之為君。文王周公以之為臣。孔子以之為師。吾亦願詳著其說。以明教。使後世求道者。有別折衷焉。

切實說理絕不走作在啟禎時尤不易得在武曹  
樸實說理無一字稍涉訓詁語帶烟霞從古少氣  
含蔬筍到公無

道也者不二句

精言道之所存，人所以不離天也。蓋道者，人所以不離天  
 之始，觀於須臾，而道之存乎人，甯有已乎。今夫詳於言道  
 者，必本諸自然之始，與夫不得不然之際，使人精而求之，  
 真見為無，或可廢之物，而後道之所存，可得而參。蓋道為  
 人之用，而人實為道之體，觀乎天之所以處人，與人之所  
 以自處，其離無可離之故，不其微哉。且所謂自然之始，與  
 不得不然之際者，何也。今夫天下之物，其為天之所命者，  
 苟審其理，以周其數，莫不有一應得之分，以予之，非人之  
 所為勉焉者也。而凡物之受命於天者，苟從其端，以足其



候莫不有一不自己之途以歷之非我之所得辭焉者也。夫為之非勉辭之不得而道之為道雖其在須臾固已無之可離者矣。而人且未著於其說也。蓋道之得名也為乎人之有以道之也。夫有其道之而凡吾日用之所從事已知其必循於此矣。意言象數之微時時依之以成質所不可以起滅之因期之者也。抑為乎人之皆有以道之也。夫皆有以道之而凡吾神明之所與接已知其無不出於此矣。呼吸應變之元人人趨之以自親所不可以去處之迹求之者也。然則語道而極諸不可離所謂深其義以審道之幾者歟。天下事苟探其精一之初則靜而無靜動而無

動其為道甯有極哉。故推之以從乎其朔則究竟無離可名。只有須臾可密按耳。抑語不可離而要諸須臾所謂危其候以貞道之交者歟。天下事苟類以遲久之故則終有與終始有與始其為須臾甯有窮哉。而達之以盡乎分則究竟亦無須臾可指祇有不可離可實參耳。况夫生天之始並天亦不能離道非數窮而道以通也。道在則數無窮理原夫流行不已之意而天之所以處人者亦久矣。若人生以後道亦不肯離人非器毀而道以存也。道在而器終無毀時立夫妙合無間之初而人之所以自處者亦不易矣。夫天與人不相離者率性之教所由始也。君子窮理盡

性以至於命。固將以其不得。不然之際。而返乎自然之始也。

通篇大意。天與人不相離。率性之教。所由始。二語盡之。其間打詞。諸境幽微。元渺未許。粗心人容易領畧。

言其上下 天地

言道於所察。君子所以造功也。夫上下之察。極乎際而言也。君子因言以見端。故以造之者察之。凡善言道者。苟有得於萬物自然之意。則列形著分。無不可以見道之所際。道蓋若斯之察也。夫理本其所自始。則有為之化起。事隆於所可及。則崇齊之業著。君子之深得於道。有由然也。蓋嘗咏鳶魚之詩。而知之。夫詩之為此言也。凡以欲人之深求乎此。而因言見端。以窮乎所得至之分。故近言之也。近言之而後親本之事。各以其類從者。稱此以求。雖統體分用之美。有顯而可據者矣。且將大言之也。大言之而後定。

位之功自以其羣分者。由茲以往。雖因時應物之故。有博而非誣者矣。是故君子觀於詩。而深有見於其費也。言天淵而上下盡之矣。言天淵中之為飛為躍。而上下之察盡之矣。何也。飛躍者知能之端也。上下者天地之位也。夫君子之道。由其至易以求。其至難從其所明。以及其所幽。亦以可知可能者為之端而已。凡物必尊其所從來。故人道者。先王之所託始也。夫人生於愛。愛生於欲。深其事於內。飭而明察之功。一如出吾飲食之質。以暨之。以其所從來者近矣。不然。知其始而享其成。效其法而終其勞。其事豈一人之力所能勝。而習而安之。依然一居室之事也哉。凡

物必詳其所已然。故天事者。君子之所自繼也。夫理乘為氣。氣乘為數。謹其幾於厚始。而觀察之能。一如本吾隱微之緒。以致之。以其所已然者尊矣。不然。致養而靜。以安觀文而動。以變其事。豈聖人之教所可成。而體而備之。猶然百姓之德也哉。且夫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者。以其中有不可測者也。而君子自信於道者。以其中無不可見者也。健順立而萬物之美起。其為夫婦所知能者。博觀之而異其故。仍是知能之所究也。審端於此。而極陽變陰合之數。皆非繁其文以相加者矣。和義生而百族之氣通。其為知能之端者。精畧之而類愈彰。無非知能之所際也。見端於此。

而極形質性情之治皆非創其制以為多者矣然後知君子之道固若斯之察也眾人見物不見道故因言盡意無以著變化之理君子見道即見物故知至知終遂以備繼述之功夫象天下之物以見其事道非有深遠而難見者也

見真故不必倩副語以著之理確故不必存半詞以鬱之深思若骨可以勃宰西銘

故大德者必受命

信德於其所受而孝道光矣蓋德不足以及天孝弗至也大德之必受吾於有虞氏益信云中庸意曰吾於虞而知其大孝之事親也匪其以聖事乃其以天事凡造物必不能私孝子以予之意而孝子偏能專造物以受之之權苟能得為親也子者天乃得而子之則吾必之大德之舜云雖然至人絕不欲言正位之事而上帝亦未聞有私畀之心若必持一德即取一命焉比而券之不幾貪天者巧竊之以為功而倖得者且侈之以為美乎况其先愿山有淚猶不免旻天之呼將母憾天之私斯德何故也即其後

受終有命。尚厯諸艱之試。得毋疑天之償。若人何故也。且幸而舜固元德上升耳。設令果以陶漁老也。將不得為大德乎哉。又幸而舜四方歸之耳。萬一或以南陽終也。將大德固有不受者哉。然則曷言必受也。大凡德大者。惟能顯以德與親。而使其親必受大美之報。彼父與子化之終。即天與人遇之始。其在先若時。而咨命之授。已不能辭之。而弗居矣。是故無所謂得天也。得親而已矣。大凡德大者。又每能以親及天。而使其身不失大孝之名。彼以人得天之始。正以天事親之終。其在升聞後。而福澤之量。實邀之以相奉耳。是故無所為聖帝也。孝子而已矣。今試精求夫受

之之義。而知孝道之極。準乎四海。並文祖亦不敢居薦天之名。迨至異德者。弗嗣而大德仍守其負。慝之心。則得勝矣。孝子之志。通乎神明。並上帝亦難操其制命之力。迨至惟德動天。而大德尤自有誕修之誠。則命凝矣。若論命也。即德亦天之命。率性以命德。君子於此。見人中之天。唯論德也。即命亦性之德。盡人以達天。君子於此。見天中之人。而不可為大德必哉。

大德即大孝全從舜之大孝受命處反覆校勘英思快論層見疊出語不驚人死不休杜詩韓筆所以獨絕千古

王道之始也

王不言惠，卽其盡心於始者，可思也。蓋道窮而後惠見，君子惡其始之不純也。乃王者之始，夫固以道始矣。豈急市於民乎？孟子對梁王若謂：人王之治國也，必以其心入於人情物理之中，相其節次，以預立其久大，然後可以善建而不拔。蓋一國之利病，其蠱壞有端，而振起有漸，能得其大勢，以先定其規模，乃可推準而不盡。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知其德之備也。王所以自爲盡心者，亦曾求端於王道乎？夫王之爲道，大率平易近人，而不爲不可久。故一日有百年之休焉。彼臨困而轉輸者，前此之時，日何在而乃

易忠宣公遺集卷六

三

核思會公選集卷之二  
三  
窘於無策也。抑公普宅心。而非偏見為德。故起念皆無欲。之正大焉。被幸灾而求利者。中存之發願已苟。而又奚有於廣大也。臣與王言王道。固非一端而已矣。要不外夫養生喪死無憾者。近是倫類之始。始於愛養。小人樂得其欲。於以知君子樂得其道也。教化之始。始於禮節。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即觀之天下。而知大道之行也。在艱鮮之世。天下之風會未開。其民愚侗無為。常委利於大造。道在創始。之諸如耒耜開艱食之利。似有以勞之。其實乃安飽之。以貽休道之作息。惟求為可久也。則於此見草昧之經綸焉。在鬪戰之餘。天下之嗜欲已熾。其民狡詐好盡。常併利。

於目前道在更始。之諸凡三農作山澤之材。似有以奪之。其實乃豐亨之而成裕道之寬養。惟求為可繼也。則是以為先甲之振育焉。不以近名市利自弛。其遠圖其所以平準於民間者。皆正直忠厚之遺焉。太平之悅安。亦可謂有其根本矣。蓋不炫以巧。乃能端民之趨向。而不與為非。今而後可以議明備之潤澤矣乎。不以塗飾調停。自傷其治體。其所以表正於四方者。皆蕩平康義之體焉。惠懷之大。理亦可謂能為慮始矣。蓋相動於儉。始可強民於筋骨。而易與為善。今而後可以觀好生之不匱矣乎。然而王者當此。倍有愴焉者矣。經營草創。方集以鴻雁之羽。則一隙之

暇豫仍屬可危。抑王者至此更有難焉者矣。止保身命。將近於禽獸之歸。則向後之明作更不容緩。是故民之憾釋。而王者之病未已也。進而求詳。則又有井田學校之事在。光明俊偉之概體國經世之君不必鉤深自爾宏達

吾何修而 侯度

詳觀之事於古亦若與君以樂民之意焉。甚矣古之人能與其君以樂民之樂也。公曰先王而晏子則致詳之世傳。嬰諷諫不虛云。大抵古人之告其君也。每從其志之所至。無意駁題自然而曲成之。即事或近於自便者之所為。而苟其言之幾幾乎衷於理道。則必急取昔人之已事者以明之。使之穆然。樂民作二篇之想見先王之盛斯已矣。由今一味其言。蓋有樂民之意焉。編如齊之先實為景公。其初非必能如古之樂其民也。其民亦初未能如古之民之樂其君也。即其語觀而及於先王亦不過侈心於上世封禪之文。將欲大其事而尚其功非



真有則古昔稱先王之思也。彼為晏子者，亦安取悉舉先  
 王之事如所稱職守補助與夫游豫之歌齊功手起一一為君言之  
 不置哉。且夫泱泱乎表東海之風者，非太公之志乎。勤事  
 於盟會之間而諸侯皆諭乎志者，非桓公之所為而最勝  
 之遺乎。為之臣者，以是與其君稱述焉。觀止矣。而必致詳  
 於古之為觀者，則何也。大都觀之為象，先王以省方而觀  
 民也。三代而上，其天子之所求於諸侯與諸侯之所自致  
 於天子者，皆有樂以天下之意焉。諸自柴望輯瑞，正德明  
 刑而外，為之陳詩以觀民風，納賈以觀民好惡，所以樂民  
 者甚詳矣。而其大者則見於司空之所度，田正之所咨，與

夫卿士大夫之所親是故布德和令。太史司之藏籍，趨歛  
 則冢宰有司掌之。凡所為賜貧窮，賑困乏，與養孤食老，亦  
 皆以補助之事行之。爾時之民親見乎侯度之謹而深被  
 夫衢壤之遺，相與樂而咏之。思質而音良，風純而利薄，豈  
 獨夏后之世然哉。然後知先王之樂其民如此也。夫補助  
 而樂在民，游豫則民亦樂君之樂矣。先王之觀之隆也，此  
 非晏子固莫與為此言也。從其君志之所在而曲成焉，使  
 告之者不過為將美，而必取昔人之所有事者以明之。使  
 聞之者不復有薄志，而因以隆其則於後世，吾因以為得  
 同樂之意云。

妙在前路反筆併點題面省去一切鋪排頓挫跌宕春容和雅六一公之文也

春省耕而 二句

人主春秋行郊而所過有利也夫事關於民無勿省也春秋補助人主無患乎數出矣且古之王者或出於治民或出於養民養民之主非有操切勤苦之事也逡巡廟堂之上優游草野之間施澤貧弱不竭於惠以情而言特富人長者之行耳然而不失其樂而無廢於時此其徵矣荒主深居法宮之中惟見富厚之事以為民之所以奉養者無異於我也何所見其艱難之業乎中主習見威儀之盛狃於廣樂之誠以為我之所有跡者動傷於民也何所通其疾苦之情乎故三代之盛王一歲再與吏民相見非獨歌

小○比○故○練○似○葵○陽○如○雨○兩○先○生○以○實○比○為○虛○比○反○正○相  
 咏其勤春秋各以財求相阜莫不沐浴其澤於時春也勾  
 萌達而懸耜下此人主與天下更始之時也故言駕近郊  
 以觀春事豈強為出哉春必遊而遊必思思在耕矣用齊  
 勤情用均勞逸以云省也其有不足我則補之使之忘彼  
 力耕慶其餘獲而遊乃不虛也歲云秋矣落其實而取其  
 材此人主與天下樂成之日也故巡行原野以觀秋實豈  
 必故事哉秋必遊而遊必恤恤在歛矣用察徐疾用觀盛  
 衰以云省也其有不給我則助之使之安其少獲恃其有  
 利而遊又不虛也明明求財利者庶人之事也明明求仁  
 義者君王之事也人主仰食於民而無以為報烏觀其心

服者乎夫庶民見實而不見虛人主之報其民者以救甯  
 區宇一同風俗為大耳補助雖微以慰愚賤豈可少哉安  
 坐而富者末業之奇勝也勤勞而貧者本富之拙業也人  
 主甚重於農而無以為勸誰利於力田者乎夫元元知利  
 而不知貴人主之勸其民者以斥賤商賈登選髦士為重  
 耳補助雖輕以動側陋豈為無助哉是以人主無休嘉之  
 應而以豐年為上瑞惟民有歲而後可期於家給刑措之  
 風賢君無壅蔽之患而以泮渙備五福惟民有食而乃徐  
 為高年孝弟之賜以是知古者無繁重之衛可以時出而  
 後世之傷財害民者豈必遊觀也

步步緊承無非事抱定先王觀寓切實經濟於溫文爾雅之中如見太平風景逼真漢魏鴻篇

天下信之

商王之成其信也則於其舉事之始矣蓋成天下之事者必以信湯之信於天下此有由始也畏人者謂之何爲王從思出言之曰凡取勝於天下者當其圖事之初與其以我畏人也母甯以人信我蓋服物之道節而信之自有以貞化邦之吉古明王體信達順之功於是乎歸焉爾何以知之於湯之征葛知之大抵勳未集使人從而意之者我先無以自信也事方舉使人不得而意之者我終無以盡信之也夫信之爲言積之以平日之愛求之以衆志之通故其道行於可久漸乎自然非苟焉而已也而湯何以得此於天

下也。且當日湯之所為極難者耳。夫利器示人，人必忌之。信字反。面應有疑。取素不相習之衆，驟而謀攻取之事，稱兵自近友邦之所切疑也。夫疑斯忌者，亦人事之難料者也。且難自我作，物威憤焉，抱萬難自明之意，忽而被稱亂之名，震於其鄰，方彼之所共懼也。夫懼斯憤者，亦物情之必至者也。而湯且征之，而天下且信之，其先有以自信乎？行之不疑，則必其素信者矣。不得已而動者，初非開有衆以兵質，後應之所為寶也。抑其有以盡信之乎？人之所助，則必其履信者矣。不困之為利者，甯致啟四方以侮端，和免之所以貞也。吾聞彰信允殖，湯不為天下市信也。乃戴之惟舊，即葛之先。

御題。氣。更。造。公亦若共諒厥志，而正告其無罪矣。矧其為伊洛之衆也。吾聞克忱有終，天下非為湯私致也。乃志之必往，即毫之童子亦若代白其心，以共對於夫婦矣。矧其在仲虺諸人，戡然後知商先王之為政也。上德而黜威，貴誠而賤詐，大都以信成之者也。由斯以觀，善取人者，服之以心，不善取人者，勝之以力。當其舉事而已決矣，嗟乎！舞階以來，至誠動物，久已忘施信之報。造攻而後明德是若庶幾，維作誥之窮，信之在湯，尤非湯意也。抑會聞有相率救葛者否也。信之實際俱在下。此倒空硬裝四字原屬文章妙筆。作者支條書解與之虛而委蛇。

地不改辟矣 二句

為齊決王者實欲資之以行仁也。夫僅地與民而欲王能乎哉。亦曰資之以行仁則王可反手云耳。孟氏微言之曰：凡君子之於人國也必度諸理。察諸勢而善集乎可行之力以助我必行之志。然後我之所為果出尋常功利之外。則學定於先資故也。即如反手之說我之以齊王者非以其地與民哉。雖然今之齊猶是昔也。今齊之地之風亦猶是昔也。倘謂賜履可雄受質足恃則以彼其勢宜齊之王也。久矣夫孰禦之而不以其君王也。曰不行仁政云爾。不行仁而吾惟恐其聚辟也。自恃者無以為固。國倍而人且

謀之矣。苟行仁而吾又惟恐其改聚改辟也。獨明者可以爲利。權在而我得御之矣。然則今之齊。問形方之所掌。可不煩再計也。問司民之所稽。可不俟再慮也。曰不改辟。不改聚也。夫如是而齊之爲齊。以此。吾謂齊之不終爲齊。亦以此。何也。我蓋有所用之也。竊嘗追先齊已事。大都任地。參帥之說。其誤用此地與民者。皆伯之所爲。而王者之所不道者也。我聞王者之爲政也。取材於地。養和於人。其時莫麗。卽功以畜之。陳教訓俗以親之。殊并疆。慎封守。以康之。凡所謂仁天下者。何詳而有法也。而自齊行之。其王亦大可觀已。蓋善爲國者。先規我之所長。而急因之。則因利

乘便。終不致困難成之績。善制勝者。先審我之所少。而獨居之。則同力度德。乃有以享自致之功。彼從來所居。成都一旅。可興者。豈異人事。而子爲我惑之乎。而彼齊之人。亦知有當路焉。如此者乎。蓋古有可王之政。而無其心者。文也。純熙養矣。而堅辭行善之名。遂使一地一民。服事不改。是文之王文自禦之。若今有可王之勢。而無其政者。齊也。舉安迫矣。而空具足王之資。遂使人滿土滿。大欲罔成。是齊之王齊自禦之。夫我所謂莫禦。蓋以理與勢決之也。吾甚羞夫伯顯者之不能用此地與民也。

總不使一直筆屈曲蜿蜒工於取勢

故事半古 倍之

功有借事以為端者非古人之所齊也夫事者古今較功  
 之大衡也乃相反而為踰事之功更自有故耳吾每觀英  
 毅之主一起而爭天下之先渾取大音天下靡然從之無敢後者不  
 數年而局已大定矣何侯積漸以往優悠於百年之後而  
 乃徐收其王氣也然世從而惑之曰世之才智尚不敢望  
 古人世之仁義又豈能望古人而其功則一旦遂出而掩  
 之何說以處此不識此自有故非可以常理格也以德論德必  
 以君心為本取其粹然於一念者在古今則不免有升降  
 汚降之殊論功止以民情為端取其勃然於一世者在古



今自不能無拙遲巧速之異。試舉民之恍然於仁政者而一尋其所以。斯亦不足惑也已。君子知功之不可以倖致也。其始不立。其卒不成。必期期焉以事為準。固其所也。但事特其引端耳。會運之來。一代忽著於炳烺。即古人未或覩此。必取其所致者與事銖兩而較之。其為踰涯之望。過量之報多乎哉。此其故使優於明智者聞之。當不致河漢矣。君子知功之不可苟立也。其取法不上。其取效不深。必期期焉以古人之事為準。固其所也。但古人之事亦特其引端耳。機宜之湊。千秋立仰。其崇隆。即古人不知其何以獲此。必索其所由立者。與古之事參差而觀之。其為闢捷

之數用長之術有乎哉。此其故使優於明智者思之。當不相徑庭矣。古人惟無計功之心。事已盡矣。若或久之而反。愜其本願。若本願之所圖者。天命也。雖不必盡而已。為其事而功猶不足以立。奏於俄頃。其中情必有索然者矣。使知其有所以遠過古人之故。卒棄壯猷而不收。志劣者當之耳。古人實有所以建功之具。事獨全矣。若或限之而無損其優為。若優為之所效者。天性也。雖不必全而已。繼其事而功猶不足以上邁於往蹟。其氣燄必有衰止者矣。使知其有所以遠過古人之故。卒斬仁心而不發。福淺者當之耳。蓋事有事之所極。功有功之所止。其理常足以合而

數不能或移。半古人之事，半古人之功。倍古人之事，倍古人之功。世人信之無足惑者。予獨數取少而功取多。若輕古人以不足法者，豈真言有大而近於誇哉。夫亦度勢審時之故也。

事半功倍說得個予取予求無非為下時字提出先鋒耳先生文聖於筆雖尋常意義一經激宕便覺雋韻異常

自反而縮 往矣

以必往者求之自而治心之道隆矣。夫言必往而求於自反之縮，此非全乎勇之言也。而實全乎勇之言也。勇若曾子，蓋得宗於孔子云。故述曰：凡人之加物而有力者，皆勇之為也。而君子必將觀其至性之所存。故物皆勇，則吾務以不勇勝之。夫不勇者，無求加於物之意，而獨以能往之權自隆於有事。是大勇之所從著焉。故道取於縮也。今夫往以求人，而人莫之或服者，無以服其心也。豈惟人莫之或服，雖吾靜而思之，將有不能自服者，已非人之力有餘，而自為之怯也。抑往以求物，而物亦各有所恃者，彼將恃

有其自也。豈惟物各有恃，雖吾忽而震之，亦有足以自恃者矣。非自之力有餘而自之縮為之勇也。故君子不恃乎可往之勢，而恃有以反之。不恃夫能往之才，而在乎自反者，有以服之。蓋言縮爾縮之為道也。慎以克已，則聖賢直方之力也。極乎無私，而后能克天下之私，以其所立為不孤矣。夫一人為之，而千萬人不能敵者，本乎道之無私也。其所立者少，而功之所致，不既多乎？敬以自持，則聖賢強立之德也。極乎無我，而后能制天下之我，以其所據為至堅矣。夫千萬人為之，而一人得而爭焉，本乎道之無我也。其所據者近，而力之所屈，不既遠乎？且所謂吾往者，必真

比逆

見夫有可以御彼之法，而後其應之也不疑。應之不疑，而後其為之也。進焉而無所傷，夫在人者，其勝不勝之數，亦何能知？所可知者，吾有為勝之之理焉耳。理足乎分，則數不足勝矣。然理在而數亦足以勝矣。又必其有可以加彼之器，而後其處之也不驚。處之不驚，而後其進之也。獨任而有以自成，夫在人者，其挫不挫之勢，亦何能知？所能知者，我無受挫之道焉耳。道足以居，則勢不足挫矣。然道存而勢亦足以挫矣。故君子欲其自反之也，且取義乎縮者，靜觀夫微顯之故，則柔而知剛，終不致以亢而得悔。深研夫往來之幾，則積而能運，遂可使師克而無咎，是道也。其

安往而動吾心哉。夫極之以難而予之以所可畏。非授勇於自未能不動者也。

能於縮字擲筆霄空掀翻作勢而題神斐動直為前後作者諸意所胎謀篇古宕極得昔人開疆法

志壹則動 二句

察於志氣之所動。故君子慎其壹之者焉。蓋天下之動貞於壹。君子所以必求也。不然而志之不動於氣者其幾矣。蓋不動心之道。所審乎氣者久也。故曰。凡吾所稱不動云者。其於天下之事。成氣足以勝之也。豈惟氣之所勝亦將有以大服於其志也。夫志者心之所與期焉者。爾於所期以審於所期之量。則內外之數將有以自決。故夫志之動氣與動於氣固不動心者之所務擇也。蓋制動者必先立其制之。原即善動者尤在察其善之之幾。是故有以持之。而壹者將在志矣。其所為充可得而求也。若或暴之而

動者將在志矣。其以為次，亦不得而勿求也。大凡人各有至足之分，而惟息諸內者為足恃，以是貴吾親本之事也。予志以一斯亦立於其本，而可恃者焉。事謹於所本，則未必隨之。不然，吾懼夫氣之不為所役也。豈其莫之或役，將有或為之役者矣。志之誤奪於果銳也，甯少人哉。大凡人各有相及之勢，而惟效於己者為不惑，以是全乎兼舉之力也。予志以一斯亦得乎全，而不惑者，爾力專於所兼，則偏者亦不遺焉。不然，吾憂夫氣之不為所命也。豈其莫之能命，將有或為之命者矣。志之逆移於亢悔也，甯有幸哉。蓋天下之稱為強有力者，以其任吾性也。為有功而以擾

吾性也。亦為有罪。君子謹之固，非獨以其志自尚也。使夫獨而致之，尊其事於神明之勞，然後天下不致以震撼之罪。曲被乎氣，而氣固得以功自效焉。夫亦甚愛吾氣也。已抑天下之所謂強有力者，其以輔吾心也。有大治而以衡吾心也。必有大患。君子辨之，非獨其氣足尚也。使其靜而凝之，達其利於性命之守，然後天下不敢以驚危之患進加於志。而志乃得以其一自治焉。夫又甚樂吾氣也。已故夫心之不動，不動於其氣也。而使氣之壹也。乃以動志，是亦不求於心者之過也。

丑認次字為後字，差毫厘失千里矣。不知志壹動氣，志固要持氣，壹動志氣，豈可暴且氣動志。凡視

聽言動氣用事到勝時皆能動志故學者養氣始  
得其訣在持志入門方得志氣交關之妙文說理  
既精而幽思摯筆直欲水截蛟龍陸剗犀象題到  
先生手庶幾可云無負  
妙於轉折間得輕重之意而按之思微味之神永  
當得之於心清聞妙香時

子路人告大焉

次論之而要其大所以齊聖賢之量也夫由之喜禹之拜  
甯多讓焉而虞帝自此遠矣故要其大者以論之蓋從古  
聖賢未有不立身於無過之地而能達善以造大者也故  
論古人必詳其所求於人之分與人所效於我之端而因  
以齊其量於不可加使後起者庶乎有虞夏之思焉斯已  
矣何也凡人不能有善而無過者其勢而所得於人因有  
遞進而愈勝者其量也是以聖賢於此有不相遠之概焉  
有不相及之分焉其不相遠者極至善所期祇以求為寡  
過而止雖聖賢初非有異量之求也其不相及者從無過

之功必以進乎全分者為至。在聖賢未始無絕尤之美也。  
即如由之為人其強立果斷推而至焉。惟古之明達弼諧  
者庶幾近之。而吾獨有得其喜過之心也。夫人惟喜於自  
求其過也。而後天下之進焉者不疑。而我因得以自廣。故  
人之學聖人也。學其所求人者而已矣。君子曰。由惟喜聞  
過。令名無窮焉。古人所以鮮逃復之凶。而憂无咎之難也。  
嗟夫。士生三代以後。其身之得免於過者。天下其幾矣。呼  
咈衰而正尹無績。嘉言伏而憂虞自深。過之滋也。其在  
古之世乎。至於今。猶令人思拜稽一事也。意夏后氏於舜  
為最近。而一時善氣初升。所相與授受者。往往得諸聖人。

之緒論。故為之禹者。初不聞改過不遑。而一時告戒依然。  
喜起之風焉。夫是以不能忘於其拜也。雖然。尚論至此。其  
益有不能已者矣。何也。法以近於古者為獨尊。故進取乎  
舜。以明其道之有所絕。事以接乎世者為有據。故言禹而  
及舜。以明其說之所由近。况生乎後者。以善自足。君子方  
慮其所終。而至善之世。過則歸已。非聖人無以開其始。故  
有舜之大。而無喜心。無善名。其弗可及也。已由此思之。自  
勝以勝於物者。古人之大戒。故去其故。以即於新。由知免  
禹亦不多讓也。且大如舜而庸或讓乎。然而君子急急切  
悔吝之懼矣。抑用人而不自用者。古人之至分。故多所益。

不如少所悔。由欣然。禹抑何目快也。且舜較禹而不更快乎。然而學者殷殷乎有隆德之思矣。夫人生大不幸。不聞過而天下惟善無常師。如禹與由何多得焉。夫舜則自此遠矣。

起伏波瀾無意於古而自與古會此熟於子長合傳體故能變化生心

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廣善之量以明大固已隆其則於上世矣。蓋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君子以與之者同之。故大也。虞帝其不可及也已。大抵至善之在天下。甚無樂乎上之人以已為之也。以已為之。而天下之望聖人也。幾幾乎有見異之憂矣。夫天下之能為善者。其人莫不思有以自異。而上先自見其異。則擇。非。盡。能。是使人之為善之利也。使人苟知為善之利。而欲其同利。相為也。實難何也。異既祇以自為。而同復難以相為。君子絕。不。生。心。入。處。所。謂。授。題。於。遠。而。後。飛。借。取。之。曰斯人也。其亦未及生有虞之世也。夫即取為與君子審此矣。彼其始不必為小善之名。而渾漠以遊。無以理物而



物自得理焉。一通。按。大。字。成之業不足以稱之矣。卽其於人不見有異量之求而教思自普無以勝人而人亦不求勝焉。偏舉之功不足加之矣。大哉與人爲善之舜也。夫人之爲善初不過如日用飲食爲生人所不得已也。迨諄諄焉告之以如是爲善如是爲己之善人始不知爲善之原矣。君子獨冥其事於博大之治而沐浴咏歌咸有以內飭其性命。夫亦自愛於爲善也。至相泯於高深之爲助而性命之愛何窮也。抑人之與人以善初非真有督責刑威強人以所必然也。迨切切焉明之以孰爲善孰爲所與之善而競勝不已人始不免攘善之意矣。乃君子獨廣其利於宏深之

域而優游和習咸有以託途於公共。夫人亦甚難忘乎其有善也。至交足於學問之爲美而自然之極何弗忘也。且古人之不可及也。以時不逮古而見之也。君子深於觀世而度爲之始。故簡修尙賢之事。後世或踵其迹而甚焉。在有識者方致憾於始事之過。而其不盡物以爲智也。如斯焉。大。字。息。十。分。且。暢。可。謂。無。物。情。彼鳥獸金石亦若相喻於和平之理而自爲歌舞。則凡所爲賞而後勸者以爲淺而不可久者耳。君子達於物情而厚爲之終。故明弼叙功之法。後世師其意而無加焉。在有識者猶致慮於終事之艱。而其不絕類以爲高也。又如斯彼陶濱邑聚亦若共含道德之意。而與爲克讓。則凡所謂

盡飾為文者以為薄而不足成者耳。蓋古人善善欲長之。義君子博取之而辭其功。以求夫至善之所歸。故盛德之世。不善人少而善人多。天子讓善於天之道。君子精明之而不尚其事。以得乎大同之所暨。故清和之理。善者多而獨為善者更少。是道也。非有虞氏孰能當此而帝者乎。學聖人者亦求如舜而後可。

已之所懷歌舞而出人之所疑談笑而破向惟金陳擅此長先生文出又拔二公旗幟矣

砥鼃諫於 二節

且君子之居人國也。不得於其君。必得於其臣。不得於其臣。亦必得於其國之人。而後可少恃。若夫不得於其君。而偶得於其臣。則君子以窮。偶得於其臣。而不能不使國之設為浮言。以速之去。則尤窮。然而君子者。固將無所動也。昔孟子之遊齊。則可謂一無得者焉。然當其持義而告王也。齊之人未嘗不羣嘆之。而亦少畏之。畏其或得於王也。幸我王者。陽浮慕而陰置焉。知所以窮其為人之術矣。而猶患其不得於君。而或得於其君之大臣。能以其私智巧辨脅而動之。是彼之術。未有所甚窮而不能言。則其設為

窮之之方也。滋甚。乃復不幸。屬有蜚蜚。從孟子之事。夫蜚也者。亦齊人歟。意其人端嘿克位。無大大功。然知稍慕名。行見當世正流。未嘗不傾心。蓋齊之所謂中立者也。孟子既告以可言。是時齊人之張目而視者。益力謂彼能言之。而爾亦陽浮慕而陰置之。庶將以扼其氣而奪其辨。吾屬可以無言而不意。蜚之諫諫且去也。蓋若昔之所牽制於齊人而未一諫者。一旦迫於公義而行之。是國有大臣而為客所劫。以去。即一夕叢百論焉。齊之人豈能晏然而已乎。且孟子之氣。自是稍伸。而氣亦益銳。非速之去。計無以靜吾國。欲速之去。非為深文巧詆。以反劫之。彼亦難動而

我向所謂致難於彼者。乃徒以業之未彰。利之未究。謂是為人者無能。而彼且嘵嘵有辭。謂誠不得國而制之耳。若所稱不苟進退。侈然名自為者。彼之所恃深本乎此。我深歎焉。而未有以難。今計莫若反其說而激之。使之向所深恃者。忽然若鬯。而後就窮。此亦制人之一術也。於是遂有為蜚蜚則善。自為則不知之語。初不知其始何人。齊之士言之。其氓亦言之。齊之臣聽而悅之。齊之便辟近侍及游譚之徒。相與傳說為侮歎焉。遂謂齊人之合意以窮孟子也。且即窮孟子以窮蜚蜚也。夫蜚之為人。齊固深忌。諫雖由孟子激乎。其去也非所得而為也。然彼且以此而矯矯

然以風節自高。謂稍能負俗。今盡舉而歸於孟子之爲之。是彼終無能而兩處其窮也。抑知畫之慕義。後世君子卒取之。若孟氏所處與畫異同。亦姑無暇深論。要其不爲所窮而亟動焉者。自人言出而義當益白矣。吾恐齊人之徒爲其拙也。嗚呼。君子不得君。偶得於其臣。終不得於其國之人。蓋自是以終窮乎哉。然以義正人而卒辭其功。如蚺大夫亦可謂知言能自立者已。吾又聞齊人之言。非能自言。此有人教之也。教之者何。淳于氏名髡者也。

意之所在無不可以說遂其深以中則既與之入九也其曲而銳則高侯之破矢也

將之楚過 復見孟子

性可與相喻。故不以一見決也。夫見而言。言而必於堯舜。則亦已矣。何世子於孟子復見乎。蓋已性相喻矣。昔滕爲周亂。實長諸姬。以視荆楚。則孟子之所懲焉者也。乃記者於滕世子之與孟子爲誌其所之地。所見之人。併及其見而言。言而終與復見之事。說者曰。非世子不能爲此見。非孟子不能爲此言。非孟子之言不能使世子之見而終以復見。一時往還。大非後世交遊之踪。所能倣也。而吾謂若此者。有性焉。彼世子之性之善。與孟子之性之善。兩相喻焉。而不自己者也。何善爾。今人非有平居之素。胡然而

過都歷國以通存問若是且其始非嘗聞於君子亦安在  
○姬○秀○可○人○必謂吾徒而請也抑嘗聞之茲行也世子將於楚乎致命  
焉以待人父者待人子命以世子重其事也而過宋以見  
○緩○節○安○歌○依○揚○文○趣則何也意國君有故則諮於其室乞言之禮也且謀於長  
者則操之以從為人子之事也世子其有見於此乎竊意  
爾時為孟子者廣陳當世之務旁引近代之謨以是與世  
子相與有成斯亦已矣而必道性善且稱堯舜者何居吾  
○却○從○世○子○一○字○上○掩○映○絕○不○呆○疏○性○善○一○筆聞古之教習子也為之備師保左右以輔之因則古昔稱  
先王之訓以尊之將教以事而喻諸德故其成也擇恭敬  
而溫文性善之言其有為言之者歟然而孟子可勿復言

矣。即世子有得於是亦可勿復相見矣。乃比其反也復有  
過宋而見者實為世子。夫彰類至命之學。後世即非所習  
聞而安蒸克之語。則雖古之費以自善者。都俞兌命不  
過是。何為乎復見之也。語雖未竟。而吾有以知世子之性  
之善。與孟子之性之善相喻。而不自已也。其見也。則世子  
之自喻其性也。其見而復見也。則世子將自見其性。以見  
堯舜之性。而與孟子之性相喻也。若孟子則不能以堯舜  
之性喻世子。而實自言其性。使世子還而自見其性。記者  
為之誌其地。與其入其事。而性已明矣。

先輩魏水叔曰。文無定形。遇意成章。隨筆生法。浩  
瀚往復。而精神貫注。此禮記淮南子之文也。稿中

得之

孟子曰君仁莫

三句

極於仁義之所期為君正其始也夫始之不立其卒不成  
 故極仁義以期乎君則正始之意存焉耳大凡君人之業  
 惟其始之所欲為而為之則無不可得其精神之所至何  
 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形道之必有以顯其道之狀是  
 故本仁祖義當繩乎始其始之不必乎如是也而必其所  
 為者之出於是也此實難矣夫仁義之道可以理得而不  
 可以名借其於天下不取其形而惟取其意則夫言仁義  
 而期之君蓋將正始焉爾持其本而後得夫末之所建循  
 其道而後詳夫發之所用其所求於仁義者益備則其所

正於君者不可不謹也。今夫極仁之所為，至於莫不仁而仁盡矣。盡乎仁者，所以絕乎不為仁者之端。而且曰：以君仁故，抑極義之所為。至莫不義而義盡矣。盡乎義者，所以絕乎不為義者之全。而且曰：以君義故，求成而為之，則究至於不可成，豈惟不成，且有可為而不欲為者矣。夫君亦甚樂乎有可成之局，自我成之也。以育以正之事，其所應者不必皆其所設，而化而裁之，總以成乎仁義而止。則固審於得為之分，爾抑求立而成之，則究無可以自立。豈惟不立，且有成之而非其所成者矣。夫君亦何憚焉，不以可立之權自我立之也。近禮近樂之治，其所著者不必皆其

所勞而躬而先之，惟以篤夫仁義是務，則固居於可成之地。爾是以王者舉事必取乎事之孤情自抽洞堅拱體所與類者而親之。夫長人者之道，既盡而當日之為惠為威，即由所道以有功。仁與仁類義與義類，故足重也。彼為君者亦自謂吾盡吾道焉爾，而委曲繁重之數，其道之莫不各自為功已如斯。王者成化必從其化之所由召者而持之。夫立治者之意一定而後此之所變所守，將如此意以相期。仁召為仁，義召為義，故可久也。彼為君者亦自謂吾定吾意焉爾，而通久遲速之勢，其意之莫不從其所期已如斯。然後知刑名之學不本於性之自然，故其所以務之者終有難致之美。仁

義者則自然之性也。太平之治不由於志之必動。則其所  
以御之者。將有莫及之憂。君之仁義者。則又自動之志也。  
此王人之業。所由正始者。亟也。

逆折以醒之。曲宕以深之。歸本以盡之。純是一縷  
心思與為彌結。

知譬則巧 二句

欲明智聖之義。可譬而知之也。夫巧與力皆事也。以譬智  
聖而智聖之義。章章矣。此私淑之極思。曰。凡吾所謂集成。  
盡乎事之辭也。而必象其事於終始者。將使學者於此類。  
而達之也。雖然。事之所達。樂可言終始也。終始果足言事  
乎。則微獨聲音有道也。即如人生而有巧與力。斯固聖智  
之所為。別其名而麗乎器者也。而吾謂此可以譬聖智。大  
抵語聖人而不得其神明之所似。則其義隱而不顯。孰知  
事之得道。以進乎技者。皆神明之屬也。語聖人而不揆諸  
義類之所通。則其義顯而復隱。孰知事之任質以漸乎自



然者皆義類之符也。是可譬也。何譬爾。凡人於理之極深者。則求諸事以明之。而於事之不盡詳者。則必取其類以肖之。夫亦欲人之進而喻之也。則曷言乎必以巧也。今夫時之所在。故者孰嗣。新者孰運。化不可測。其為巧也大矣。而至聖之智。若是彼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極深研幾之地。是智也。而即巧也。巧於智。而聽睿之天。啟智於物。而察微之機。神智固巧之所從生乎。苟息之而忘其初。亦可以知智之成矣。曷言乎必以力也。今夫時之所赴。往者未窮。來者斯極。鼓於不倦。其為力也大矣。而至聖之聖。如是彼默而成之。存乎德行。窮理盡性之極。是聖也。而即力也。力在

聖。而存義之德。彰聖在事。而持審之用。著聖固力之所自現乎。苟充之而足乎分。亦可以得聖之成矣。抑夫人見物而不見道耳。而究則執之皆物。不執之皆道。苟有識於先王詢物之意。則雜物撰德。即心手間明。繪一智聖之景狀。所可察物情而知之。亦或知藝而不知德耳。而究則無之非藝。即無之非德。苟有悟於古人興藝之教。則比物醜類。即始終內陰藏一巧力之精神。所可即藝事而通之。夫三子亦有巧力。而不以大成言者。天人之別也。射之為言。繹也。各繹已之志也。若三子之志。不班於孔子久矣。

俊爽明快中二比更有劃沙印泥之妙

夫苟好善 一節

廣言好善之所致則固優以自予矣。夫君子有所好而千里之外應之。况善之所及甯有既乎。審此言也。可以為天下大抵從政者必先自處於不足之地。而後天下得以其餘託焉。故凡善之在人皆能奉我以所優者也。君子而欲用人之所優則必審所以好之。以為四海之廣初不使人測我。以才具也。使人自生其精神而已。無餘事焉。乃其自處則固已優矣。何以明其然也。凡謀周四海者。其人類皆有敦善不怠之意。顧往往計善若有餘。計天下反不足者。是則何故。天下非可以一人之治治也。天下之善之眾又

易學外傳卷六

吳

非吾一人之力所可盡也。雖然苟或好之則必有以來之誠無足難者。蓋天下之人必其乘吾之有可間也。而後進焉者可以不疑。夫苟其誠然之愛無處而不有以自致。雖在異事亦可共諒其無他矣。彼人甯不自愛有其善哉。至得乘所間以窺大臣之隱。而此愛又不多惜也。天下之人又必深知吾意之所在也。而後邀我者得有以自見。夫苟其好得之勤在物而有以相通。其所樂易亦足以自白於當世矣。彼人亦何樂乎私有其善哉。追明以其意告執政之臣。而所私又何有窮也。吾知好善所優。雖在千里其告之焉必也。且如古之人其明而察者大異乎後世之遇物。

自勝而拜稽。惟勤雖在百世猶想見之。是遵何德哉。夫亦其好有自傳也。如謂攘善之譽大臣所不宜居。君子以為末世不足法之為矣。即如魯之先其君若臣。初不如今人之智能自飭而歸。虞惟繹以彼其材又多乎哉。則非獨事君之義宜爾也。夫亦其中有所甚好焉。如謂招士之報今日亦多所未效。君子以為上世不及見之事矣。嗟夫士大夫苟欲得君而圖之。其以竭吾所欲為。非有他謬巧也。開誠布公務使天下翹翹然有急欲自見之意。斯已矣。何也。善之所在天下皆為而已不為。故助理之美可以叩之而不窮。斯誠非庶職有司之可勝也。抑人主苟得若人而御

之。其。以。責。所。難。能。或。不。可。且。夕。見。也。樂。道。誦。義。但。使。天。下。  
油。油。然。有。與。人。爲。善。之。心。斯。已。矣。何。也。好。之。所。應。我。則。不。  
能。而。衆。人。能。之。故。榮。懷。之。福。可。以。居。之。而。不。勞。斯。又。非。才。  
臣。察。相。之。所。能。及。也。故。天。下。之。善。不。叩。則。不。鳴。不。觸。則。不。  
察。即。奈。何。以。相。臣。之。權。盡。天。下。士。乎。

體淡故情深思微故言雋抒寫本題即見優於天下之意手眼絕高

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任道不移從民望也。夫道持於身望之所宗也。至於達而後知其不離耳。且士苟稍稍通顯矣。可以與類俱入而必囂囂於天下之故者。以爲天下之人雖多而天下之望甚少也。未至若待神明而既用隨事俯仰無乃羞處士而虛當世之心乎。若所稱達不離道者。乃何如哉。天下之大事初起。百人爲之。勿計也。豪傑之士出焉。而亦以爲難救。則民始憂之矣。蓋失望乎其事之復也。天下之大變迭興。百人償之。勿怨也。英雄之姿斷焉。而重有所墜壞。則民怨集之矣。蓋失望乎其人之重也。故夫名譽之士多損聲於達

官而守道之儒獨加名於隱約亦所自致殊耳朝廷必備  
官而世所仰重者一二人而已方其窮困時為世所指明  
豈其一得當而淺望之歟天下所以皇皇而求我者以其  
道耳苟其離之則與庸人何異而盜虛聲為故必有以夫  
慰乎天下之思也天下亦多事而世所推服者一二端而已  
方其閒暇時為人所屬意豈其當大故而別有望歟我之  
所以循循而獲譽者以其道耳苟其離之則與百姓何益  
而虛意念為故必有以大白其生平之素也吾觀重望之  
士欲有為於天下也有所甚易而亦有所甚難其所為甚  
易者則其勢也勿視勿顧之義著之有素後遂處變事而

人不我疑其所居身得其要矣然而小變易可以欺人乎  
士亦有持已甚嚴而游移以趨功名之會者人望亦從此  
減也其所為甚難者則其事也嚴氣正性之致信之既深  
凡有所難能而莫不我屬其所身任亦孔艱矣然而小難  
委可以自解乎士亦有推方為圓而隱忍以避傷患之來  
者人望遂從此阻也故惟不離道乃為不失望哉古之君  
子抱道周全其心如結今也窮而砥礪達則已焉世主以  
為處士純積誇名互生羽翼無當名實而退之遊道凌夷  
衰微矣

講道字不從民望中梳櫛出來便可移換他處故  
字亦折不醒矣文之可愛不獨文采清流原評

失望非必敗壞天下事即委蛇就功名便非聖賢  
自持之素後二比推勘甚精始於道字警切

楊子取為我 執中

異端勢不相為故愈出而愈奇焉夫人苟致疑於吾道勢  
必各挾其私以行矣故楊墨成犄角之勢而子莫復出而  
參之所以紛紛也今夫士不生邃古之代弗獲與聞大道  
之要亦甚可哀矣何也宇宙間桀然嘔奇之人斷不能漫  
不事事以無所短長於世第無由以正其趨則必溢而他  
出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創始者僻繼起者爭而後來者更  
巧矣吾嘗思之古聖王之為教於天下也中正以觀變動  
不居有時堅以自予實見其無私之極廣以親物益著其  
品節之詳是為能近異名不立奇器令人可以仰而跂亦

可以俯而就。孰得於中。漫為參處。以定一成之法也。乎無何而世漸遠矣。亦漸淆矣。人各有學。幸其才之所近。莫不毅然有獨行之力。學各有見。乘其方之所嚮。莫不斬然有自立之營。是故有楊子者。則以為我鳴。夫大道浩浩。聽人公寶。彼何為是拘拘也乎。夫固有所取。爾也。窮其取之之心。苟利天下。一毛所必斬焉。以為不如是。不足以行吾教也。且謂我不純也。有墨子者。則以兼愛鳴。夫萬物一本。等殺以分。彼何為是汎汎也乎。彼蓋取其不為者而為之也。窮其為之之心。苟利天下。踵頂亦何愛焉。亦以為不如是。不足以行吾教也。且謂或同之也。嗟乎。此固處於必爭之

勢矣。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斯已極。世道人心之憂。而無庸再有事於天下者也。雖然。抑有異焉。人惟好勝之念。不可設於中耳。一設於中。將務其術於藏身。而伎倆益不前略。楊墨如。思。順。可測。故當二氏各立之會。第偏向而趨焉。猶未足以大服人心。而多所責議者也。曷若兩利而存之。更足泯出入。奴之迹。而我亦因以自見矣。亦惟畸行之事。不可見於世耳。業見於世。將享其成。以自便。而詭譎更不可語。故當彼此樹幟之時。苟互逐而紛焉。適以自疲其精力。而迄無成功者也。計惟減半而裁之。庶可免逃彼歸此之煩。而世亦相率尊我矣。人亦有言。兩者交持久而不息。必有起而收

其利者其子莫執中之謂乎而以視楊墨竟何如也然要  
之相因而起固其必然之勢也爭權偏重必遇其敵爭訟  
不已從而調停是故有楊墨之對時應有子莫之參和無  
足怪者獨惜楊墨身為眾射不惜明白坦夷示天下以疵  
端而平生之經營反若預設以為子莫執中之地者彼亦  
應悔其術之未工矣故觀於子莫而知楊墨又長一術也  
吾故並列之且將於此有說以求至當之歸焉耳

波瀾意悠與古為化而詞旨清粹則渾然有平大  
之思陳拾遺橫制頽波韓國子中流砥柱其於來  
者庶有望焉

形色天性 一節

從性而質言之可以尊踐之之事也夫人即不言性可盡  
也而已有形可踐矣故質言之以尊聖人之功云今人誠  
自宗其日用之質則不得輕以予形而重以予性何也形  
者聖人所由以致其功也夫聖人亦世事之名耳而實則  
未嘗求過於物也亦曰務毋失吾有形之初云耳故聖人  
無性可盡也有形可踐而已蓋形色者著於接物之器則  
神明之容備在人生已不能辭其美制於御有之數則志  
事之求合雖至人不能謝其勞是故形色之即天性非聖  
人固莫之能踐也凡人之事以得於本同者為可循夫廣

易學外傳卷六

七



淵有誦聖於人猶有異量之名而推於其同則祇此耳目無異性之治而已不然彼古之聖人知明行美而極其所循持非別有視渺聽微之智也豈非有所見而然歟凡人之事又以近於質分者為可遵夫明通執復人於聖或為別設之文而役於其質則猶是哲謀之物而已不然彼古之聖人幾誠應妙而極其所由履非別有內充外泰之術豈其無所得而能若是歟蓋形者人所恃以副天之具故天之責之也亦各授以行習之物使之盡有以自貴若曰志專於中氣交於外雖聖人亦有不得不如是者矣則人將以為不獨絕我所得與也而後不以私昇之過歸其怨於受命之始即

人之得有辭於聖人者無幾矣踐形者天所恃以終已之事故其予之也不得不大其名教之權使之咸有以自命若曰少而狗齊長而敦敏雖聖亦止於如是者矣則人將以為聖人之去人不遠也而後不以難致之名避其力於工夫井到敬事之交彼人之能遁於其形者僅焉耳故世有聖人而人之言聖也不必有盡性可言也踐形而已矣援人以達天則睿知之德昭體實以合虛而粹盡之美著故足尚也夫今之賤形而貴性者未之或知也

理境爛銘於胸借筆抒寫只見雪消禾散霎時癡結九竅通靈願讀者役心御氣以取之

以為聖人之去人不盡也而對不以鞭撻之奇繼其什  
苦曰少而能齊異而遠婦聖衣止欲收最齊矣限人深  
事姑其字文也下爵不大其各婦之對對文也首以自命  
人之言首翰也聖人皆無樂矣翅紙皆天祖制以錄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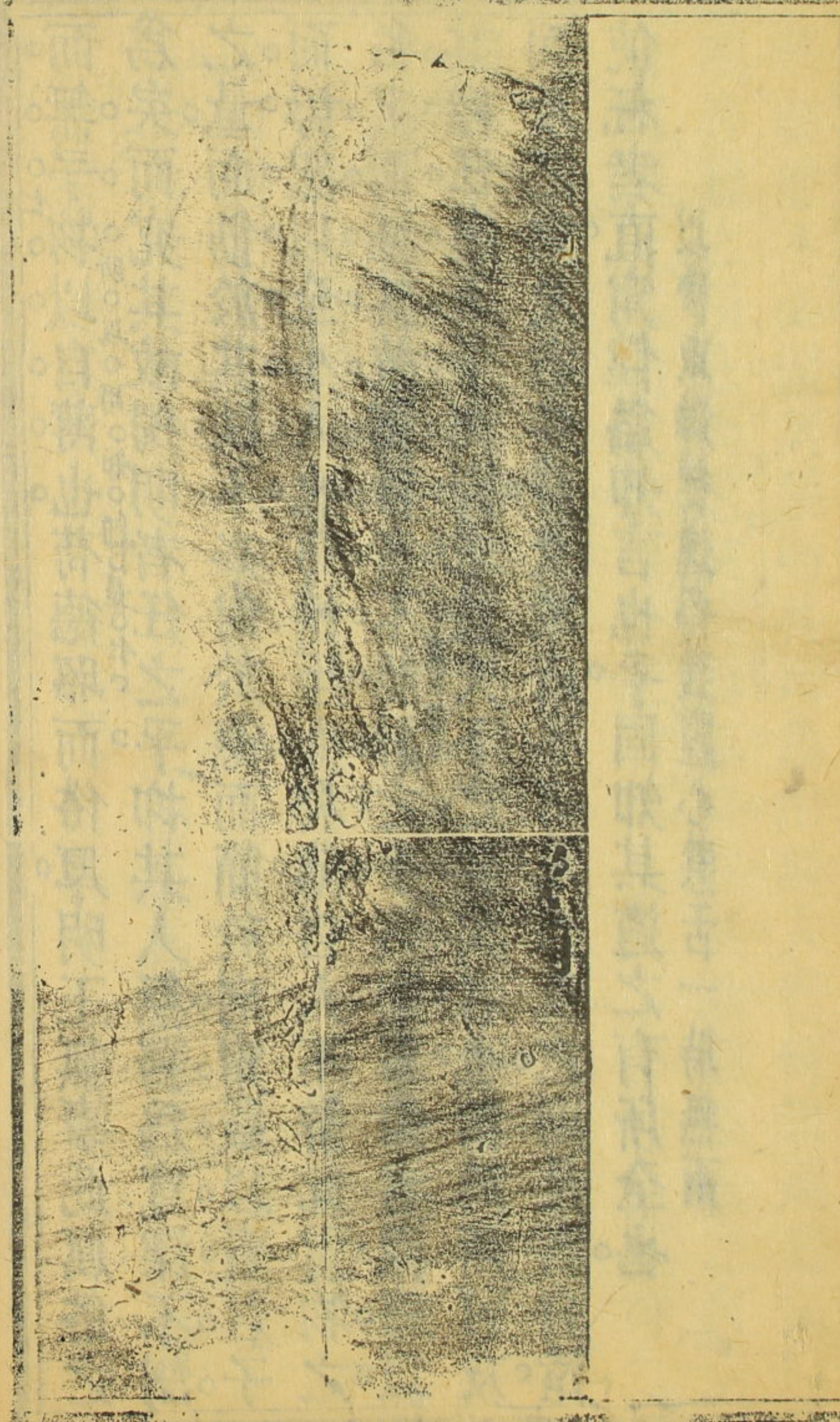
子曰舉直者直

崇正庚午  
應天鄉墨

尊權於能使其知其道之有所全也夫惟有權者足以使  
人則舉錯之道也於以言仁知事有所隱而愈全矣子蓋  
曰吾嘗思明王之世其為之上者能以君子長者之道待  
其下而人亦將有以自待也則以為周物盡材其事或非  
權法之所能勝也而不知惟聖人能以權法邀天下故及  
物之明往往於舉錯謹之迨事謹而行善然後知始之所  
為固將以求盡天下之無窮也何也天下而不皆直也仁  
人有所不自已然天下而聽其自為直也勢又將有所不  
能乃君子固已審所處矣慎厥始以示吾法之所加而簡

修。細。惡。不。必。避。其。跡。則。其。所。為。治。斯。人。者。何。刻。端。其。術。以。明。吾。意。之。所。在。而。道。純。質。良。不。必。居。其。功。則。斯。人。之。自。全。者。何。多。蓋。舉。錯。之。際。有。使。之。者。在。也。天。下。未。知。直。之。可。為。與。枉。者。之。不。可。為。也。而。吾。欲。以。一。人。之。力。勝。萬。物。而。用。之。則。不。能。迫。別。物。之。術。一。示。於。章。用。而。天。下。遂。能。以。美。相。競。也。此。意。即。為。所。舉。者。未。必。知。之。天。下。未。見。直。之。為。利。與。枉。者。之。非。利。也。而。吾。欲。使。百。姓。之。親。向。一。人。而。致。之。則。不。能。迫。明。制。之。後。一。察。於。典。馭。而。天。下。遂。樂。以。其。功。相。効。也。此。意。即。為。所。使。者。初。亦。不。自。知。之。則。意。其。人。類。皆。有。精。明。自。裁。之。畧。而。詳。於。其。治。不。難。進。所。信。而。擊。所。疑。甯。薄。以。自。予。

而。無。予。物。以。自。薄。也。苟。德。昭。而。俗。厚。明。王。無。事。此。厲。俗。之。為。矣。而。究。其。故。獨。明。者。任。之。乎。抑。其。人。無。務。為。寬。深。不。測。之。量。而。飭。於。其。法。不。必。尚。於。德。而。簡。於。刑。甯。嚴。以。責。君。子。而。毋。恕。以。全。小。人。也。苟。情。至。而。利。薄。哲。人。不。辭。此。震。物。之。名。矣。而。極。其。故。獨。哲。者。不。能。辭。之。乎。然。則。舉。錯。者。固。將。以。其。權。法。邀。天。下。而。因。求。盡。天。下。之。無。窮。者。也。精。於。所。可。及。而。及。之。則。及。者。必。詳。兼。於。所。不。可。及。而。及。之。則。及。者。自。遠。使。枉。者。直。甯。僅。為。知。言。也。乎。固。知。其。道。之。有。所。全。也。  
以。欲。取。神。從。逸。得。致。靈。心。慧。舌。一。時。無。兩。



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極其能於定位則誠之盡境矣。蓋天地亦性也。至誠以盡  
 之者參之。故定位之能於是乎歸焉耳。今夫人苟能自貴  
 其神明之物。則凡著情列端。皆可以得至性之所存。而君  
 子獨以定位之權。予至誠。則何也有為之業。著則耦起者。  
 無功參伍之義。彰則合德者有力。彼自位成以後。天地之  
 藉助於聖人何隆也。則吾於化育之贊而知之。精求乎測  
 數之初。則異位而同情。清甯何象。祇分王者之貞德。以成  
 顯察乎儀象之著。則異用而同體。應變日新。還依至人之  
 經事。以起。蓋自是雖與天地參焉可也。理定則氣不能違。

既以完我得為之分原不日事然器虛而神以相扶遂克居乎難致之名今試原天地所自始亦本此性以立極而比序定秩將何繇繼後起之勞自至誠出而中正明達天地之幾應得安不乃得以一自治焉雖繼述之名不足以稱之矣筆拍合其味更知始而享成陰效法而終勞斯豈人力之所得與而分以御之猶然居室之德也哉究天地所自終則止此性以親炙而永終思敬將何以為自救之地自至誠出而底至齊聖天地之德怨乃得以我分任焉雖人流之業不足以舉之矣不然致養而靜以安觀文而動以變斯豈一人之所能逮而類以理之猶然飲食之質也哉是以王者之興莫

不稱時舉事以昭受命自天之義而實則敬用可以倚數宣納可以憲節三統所自尊也彼三代以下其人方務為矯託之文以尙其事而人之幾是者蓋寡矣抑王者之興莫不明物察則以明宗子著代之意而實則郊社可以悟本事之合明堂可以徵食報之同兩儀所自恃也彼三代而後其人或守夫小補之教以嗣厥成而道之及乎天地者何難也蓋萬物無達天之力故族眾以相成空餘分據之位置即天地無獨成之數而虛中以司治謹俟曲調之倫紀故參之義從盡信而極言之者也

談理不腐摛詞不纖精凝典貴可以冠冕一代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

崇禎辛未會試第二名

觀君子之所以處事說者而法行乎其間矣夫說必慎諸道而事則因乎器君子善用其易與難也如此是可得馭下之法焉惟括大意凡君子之所恃以進退天下者要使天下明知吾意之所在而相與服其用法之公斯已矣是故有所至嚴而亦有所至寬然後庸人無必得之心賢者無必不得之道則所操於易與難者誠非一切術馭者之所可任也何也天下固有責人之道愈詳而所任不必效坊世之心愈苦而所競日以至者矣然後知君子於事說之際為

能審天下之勢而定其所歸者也。彼初不示人以難測之權，而無過求於下者，下亦不得而曜之。天下於是見正大之情焉。抑初不示人以可邀之法，而無苛繩於世者，世亦莫得而私之。天下於是識取舍之端焉。若此，君子之兢兢於事易而於說難也，無他，以為御人之情，在以吾道勝之，而任人者則必因其器以成之。其愛道者深，而待人者不薄也。惟愛道者深，則其自處為不苟，而人之幸一日以遇之者，必無濟矣。毅然秉道而不惑，甯為是操切之畧哉。謂夫我之所求於下者，初不在乎此也。然惟待人者不薄，則其可任使者良多，而人之不得以器自見，亦無幾矣。油然

此功以自效，豈為是殷輔之名哉。謂天下之所應於上者，初不過止期乎此也。且夫人莫不有孜孜然不自棄之心，而吾以其難者激之，使之進，而有可紀之績，則其可知者，我因而任之，其不可知者，不必任也。既所以崇功名之典，抑人莫不有翹翹然欲自異之意，而吾以其道安之，使之反而有曲成之利，則其可能者，我得而責之，其不能者，不深責也。亦所以神道德之用，故夫古之君子，取之甚嚴，用之甚寬。孔子有必警而疇咨無兼屬，此法得也。故難易之際，奔走天下不可不慎也。

氣貫而法變如水窮雲起不可得其斷續之際周勃直

公怨必須合說方見君子之全此文中間合出次  
用分承分中帶合兩股流水相對只如一更見巧妙蓋  
股將器使作主而以難說串入其中更在器使邊極  
公怨固應合說而玩及其口氣則重初無他且夫  
得也其古而逸俱在通篇之局成矣其愛道者深  
等字數字之勢盡而通篇之局成矣其愛道者深  
而待如人者不薄兩語領題特為老力謂夫云云應  
轉亦如之且夫以下既所亦所兩加進步以盡題  
理而文以多餘矣此與吳作皆有題外之觀運用  
之能總非盡守題界者也然而彼賒此切有此分  
別矣章大力  
章詩曲盡打局運勢之妙謀篇不可不知然又須  
知文之節奏與題之脈理宛轉比附而局勢因之  
非可意為運掉看此文旋轉如出無心而題款曲  
與相赴激盪濛濛如風水之相遭於大澤此豈有  
成法可循王罕皆程墨集評

德為聖人 三句

德與業而俱隆其所致於親者大也蓋人之所難致者德  
與尊富是也而聖人俱有以致之虞帝之孝其不可及也  
已今夫世所稱為孝苟其有一節之美可致之物以是加  
諸親焉斯亦可以無憾矣而至聖人之孝則異是既以其  
力所可自致者飭為內備之美而復以其力之所欲致而  
不皆致者崇為極至之分則大舜之孝足以當之今使親  
實以德貽我而我僅如其量以承之即親或萃其德以及  
我而我乃增其德而益大之斯亦何難至如舜之大孝是  
為難耳夫溫恭之名後世所望而震焉者自舜視之不過



一日用之事且又格之稱當日所舉而揚之者自舜處之  
亦有不願居之跡而實舜之所致於親者正以此蓋已有  
德而克盡之則集大美於躬者使人得隆人倫之則而所  
以自為者至矣已有得而能以其親共盡之則貽顯號於  
親者使人幾忘底豫之自則所以為親者更至矣乃君子  
猶求之尊與富何也凡有天下者必推先人之勤勞以昭  
大業之繇著夫亦以明有尊也然則師錫之加後此因得  
以上其功尊之極矣抑凡有天下者必合萬國之勸心以  
明廣績之自被夫亦以示所富也然則五瑞之輯後此因  
得以推其施富之極矣且如舜之初未嘗聞有如此之事

也。即為親者亦未必逆計後有如是之功也。而以舜之德  
崛起在位安然受之而不辭。即天下相與奉其親安之而  
以為固然。豈非有其德而又有其應也。即而後知舜之能  
以德尊其親。且富其親也。以吾所自為者予親。不若以親  
所可為而不及為予之。而後識允若之美者。不忘徽柔之  
有自。以親所當有者加親。不若以親所未有而不易有者  
加之。而後知崇被之恩者。益知明德之有據。夫善則歸親。  
孝子之至。謹身節用。士庶之行。而況於舜乎。非甚盛德孰  
能當此者哉。

五者大孝之目而其實百行莫大於孝德即孝也  
舜之德尤莫備於孝也細參尚書自見文將德為

聖人句另發遞到尊富句仍歸本於德識解獨超  
而體潔思精聲希味淡非反覆把玩固莫能領畧  
也其妙

